

主編 / 杜學文 楊占平



我是刘慈欣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北岳文艺出版社
BEIYUE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刘慈欣现象观察



主编：杜学文 杨占平

我是刘慈欣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是刘慈欣 / 杜学文, 杨占平编. — 太原: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16.1
(刘慈欣现象观察丛书)
ISBN 978-7-5378-4587-8

I. ①我… II. ①杜… ②杨… III. ①刘慈欣-访问记 IV. ①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64017号

书名: 我是刘慈欣

主编: 杜学文 杨占平
策划: 续小强

责任编辑: 刘文飞
特约编辑: 陈克海 李金山
书籍设计: 张永文

出版发行: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北岳文艺出版社

地 址: 山西省太原市并州南路57号

邮 编: 030012

电 话: 0351-5628696(发行部)
0351-5628688(总编室)

传 真: 0351-5628680

网 址: <http://www.bywy.com>

E-mail: bywycbs@163.com

经 销 商: 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山西人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10mm×1010mm 1/16

字 数: 305千字

印 张: 21.25

版 次: 2016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6年1月山西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78-4587-8

定 价: 49.80元

“核弹女孩”给科幻作家刘慈欣的一封信

刘慈欣老师，亲爱的大刘：

您好！

首先我想代表您众多的粉丝，包括遍布世界各地以及社会各阶层的磁铁，正在通过量子观察着我们的三体星人，宏宇宙中的智慧生命以及量子态下的观察者们，向您衷心地正式地说一句，谢谢！谢谢您把这么宏大而壮观的三体世界带给我们。我想建议在场的各位以及在看视频直播的各位，把热烈的掌声送给我们的神——大刘。

我是核弹女孩，我出现在2008年1月出版的《三体I》第189页到212页，可惜出场没多久，就被大史施了诡计干掉了。这个在书中的龙套角色，就是我在微博上的ID，也是我生活的一部分。从今年3月开始，微博上出现了“三体-叶文洁”统帅，然后其他的同志们也渐渐出现了。我们一共有四个罗辑、三个云天明、三个艾AA，还有程心、1379号监听员、常伟思将军、章北海政委、斯科特舰长、刘晓明中士……当书中人物基本被发掘完之后，同志们还毅然开始扮演蓝色空间号、墓碑上的蚂蚁、罗辑

的子弹等等。我们在线上用角色的口吻说话，重现着书中带给我们的感动和震撼，发挥自己的想象共同建设着新的情节，同时也分享着自己的喜怒哀乐。这一切，都源于我们的一个小小愿望：让您的角色一直活着。因为您说，科幻，是一种生活方式。

是的，科幻，的确在每一天改变着我们的生活。2008年底，我的一位朋友、前索尼爱立信的生产管理者辞去了待遇优厚的工作，开始做自己真正想要做的事情；他开了一个科幻主题书店，叫作星之所在，开业纪念日恰好就是昨天。三年后的今天，星之所在已经成为国内最大的科幻书店之一。今天他也坐在这里，见证着各位科幻大师的加冕。我相信此刻，他内心里那个热爱了科幻近二十年的孩子，正在蹦蹦跳跳地开心着吧。而我自己，从高中之后已经有好长一段时间没有看科幻小说，是《三体》让我重新体会到读科幻的巨大幸福感。那是种视野瞬间被无限扩充，整个世界变得无比广阔并充满了无穷可能性的刺激和快乐。俄国哲学家车尔尼雪夫斯基曾说：“科学书籍让人免于愚昧，而文艺作品则使人摆脱粗鄙；对真正的教育和对人们的幸福来说，二者同样的有益和必要。”是的，大刘，您都做到了。

虽然生活不是戏剧，未必每一个人都会因为看了科幻而产生什么惊天动地的改变，但至少，在忙碌的生活中，我们会因为科幻而记得仰起头注视星空；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我们仍然珍惜心中那个奇妙而纯净的世界。我们提醒自己，对于生活现象，冷静客观，用善于分析的头脑，做强观察者；而对于坍塌成量子态的爱和美好，我们保留着纯真的心，用内心来感受。因为“真正的美眼睛是看不到的，它没有色彩和形状，只有想象力才能看到它”。

我曾认为，身为一个科幻迷，注定要做茫茫宇宙中一颗孤独

的恒星，同好难寻。但当我进入了您为我们创造的平行宇宙中，却惊喜地发现繁星灿烂，知音云集——我们已经找到了组织，而您正是我们的桥梁。

宇宙很大，生活更大。我们爱幻想，更热爱生活。我们是仰望星空、脚踏实地的一群人，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磁铁”。在这里，衷心地祝愿大刘，时时能够得到主的眷顾，更衷心地祝愿科幻迷们能够找到更多聚集的平台，中国科幻事业可以更加发展繁荣。

祝贺所有的星云奖得主，今晚，宇宙为你们闪烁。

核弹女孩

2011年11月12日于中国成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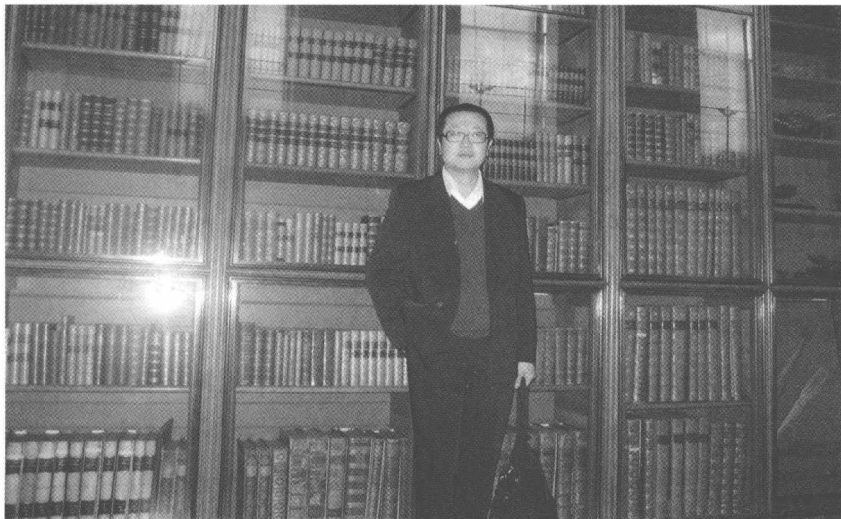
与大刘一起吃喝的日子

文
杨
遥

大刘，还是叫慈欣吧。尽管他的万千粉丝喜欢这样亲昵地称呼他，我还是觉得慈欣叫着舒服。自从2009年我们一起成为山西文学学院的第二批签约作家之后，我就一直这样称呼他。

前几天，慈欣凭借《三体》系列第一部英文版荣获了第73届雨果奖最佳长篇故事奖，这是亚洲首次获得这一世界科幻文学的最高殊荣。据说这个奖相当于科幻界的诺贝尔奖。本想给慈欣打个电话或者发个短信祝贺一下，可是他获了这个奖像亚洲给世界上空投放了一枚原子弹，亮得让人眼瞎，文坛舵主、政坛显要争着抢着接见他，我想自己还是省点电话费吧。想起去年比现在稍早些，我们还躺在一张床上聊天，觉得他的发展真是不可估量。

第一次见慈欣是在2009年5月的一天，我们俩一起被评为山西文学院第二批签约作家。举行仪式的时候，没有多说话。我们俩性格都比较内敛，而且写文字的人大多比较敏感、自尊，再说他写科幻文学，我写正统小说，似乎是两个领域的事情。所以那次见面是淡淡的，他几乎没有给我留下什么印象。要不是后来文学院接着搞了几个活动，大家都忙，可能相忘于江



湖了。

2010 中秋节前夕，文学院在原平大营温泉举办笔会，我们俩作为签约作家都去了。每天会下大家闲聊，因为投机，我俩凑到了一起。我们聊各自的苦恼。他单位的领导不支持他写作，他只能偷偷写。我问，这样领导就不知道吗？他回答说，领导的孩子喜欢他的作品，拿上书让他签名，领导哪能不知道？说完，他苦笑了一下。那枚笑容在枯黄的秋天，像随时会凋零。作为有相同处境的人，我非常理解他。我也讲起自己每天埋首在材料堆中，像疲惫的骆驼在沙漠里跋涉，面前除了黄沙还是黄沙。说上半天这些烦心的事情，我们便会幻想明天的美好。

慈欣虽然工作、生活在娘子关的大山沟里面，却是见过大世面的人。他获过科幻界的多届银河奖，被出版商组织着去世界上许多地方开过笔会。但他不装清高，不故弄玄虚把自己搞得像神龛上的偶像，总是有啥说啥，给人感觉很真诚。他讲述在日本、俄罗斯等地遇到的形形色色的“艳遇”，让我们这些男同胞有些嫉妒。让我们觉得眼前这个总是穿着一件浅色夹克，头发不长不

短地贴着头皮的眼镜男神秘了起来，真像个科幻作家。当时我和几个朋友一起向他索要书，他说回去后给我们寄。会议结束不久，我就收到了他快递寄来的书，一本《球状闪电》，一本中短篇集子，上面都签着他的名字。我打开他的书，一读就陷了进去。在那个凄凉的秋天，我读着他的书，在天气渐渐凉下去的日子里，竟感觉到满世界的金黄。我读完之后，感觉都喜欢，尤其是《带上她的眼睛》《流浪地球》《全频带阻塞干扰》《乡村教师》和《球状闪电》，觉得他这些小说不光是科幻小说，而且文学性也极强。意犹未尽，我把《球状闪电》又读了一遍，然后推荐给自己的妻子和孩子。慈欣这次获奖后，关于他的采访报道铺天盖地，我看到他在一篇采访中谈到以前自己没有时间写作，所以一部小说要构思好长时间，深有同感。但慈欣在那种环境下，竟写出了一部又一部长篇，包括震惊世界的《三体》，让人震惊。

很快，我和慈欣又见面了。那是2010年圣诞节前，文学院组织我们去广西和越南采风。12月份，北方已经万木萧瑟，寒风逼人，南方却郁郁葱葱，如沐春风。我们在阳朔看完《印象刘三姐》，去逛阳朔西街的酒吧一条街。那是我第一次到南方，见到什么都很新奇。其他签约作家有些也和我一样。夜晚的西街很热闹，街上到处都是人，很多是老外。各种各样的酒吧里飘出醉人或劲爆的音乐，让我们这些待在大山沟小山沟里的山西人很惊讶。我们不敢进去，害怕消费太高，便一个一个逛那些通宵的卖工艺品的商店，慈欣耐心地陪着我们。把所有商店逛完之后，已经快午夜1点。慈欣提议喝酒，他请客。此后，他多次邀请过大家喝酒，足见他是一个很慷慨的人。那天我们选了一家酒吧附近的户外排档。外面下着细雨，真是牛毛那么细的雨，我们坐在遮阳伞下面，喝着啤酒，听着酒吧里飘出来的音乐，北方的寒冷、朔风似乎遥

远得不存在了，一下子感觉到生活真美好。

到了越南河内的时候，一进酒店，慈欣便用英语和服务生打招呼，这让我大吃一惊。我说，你会英语啊？他说，能简单交流几句。住下来之后，才知道他在翻译英语科幻小说。

那天晚上，吃完饭，我们想去街上转转。一起去的，除了慈欣和我，还有来兵、凤喜。我们住的酒店有些偏，离市区比较远。出了酒店，倒是有路标，但都是越南文或法文，我们成了文盲。不知谁的主意，咱们朝着有灯的方向走。我忽然拾到一百美元。高兴极了，说请大家把这钱一起花完。过来一辆出租车，比画着让他拉我们走。进了市区的超市，大家看着商标，傻子一样。幸亏遇到一个在河内打工的广西女孩，给我们介绍了半天。结账的时候，不知道多少钱，便拿出早兑换好的越南盾让收银员自己拿。收银员一下子变得手足无措，大家却开心极了，大概是因为放下了在老家的负担。出了超市，我们往回走，我买了四个玉米，花了两万盾，大家开玩笑说这是吃过的最贵的玉米，其实就是几块钱。路过一家卖米粉的，慈欣说要请大家吃夜宵，感觉时间晚了，待在外面不太安全，便买了些东西带回去。回了酒店，我拿出那一百美元让吧台的服务生看，居然是假的。越南怎么会有假美元？在北京、上海也不容易拾到。没办法请客了。

在酒店喝酒时，大家又聊起自己的工作，几乎每个人都觉得头上套着一个枷锁。我们问慈欣，为什么不辞职，专门去写作。慈欣说，科幻小说不好把握，谁也不知道自己的书到底能不能畅销。读者喜欢你的这本，会不会喜欢你的下一本。那时他的《三体》第三部《死神永生》刚出来，大概卖了二十多万册。他讲起在书商组织的活动上，见到的韩寒、郭敬明、南派三叔、当年明月这些畅销书作家，当年明月的《明朝那些事儿》已经卖了一千多万册，

但他也没有辞职，还是有个工作有保障。

那次，是和慈欣在一起待得最长的一段日子，十天左右，我们没完没了地聊天，越来越熟。

2011年年初，我去鲁院学习。一次在出租车上，有位朋友说起喜欢慈欣的小说，我当场拿起电话，拨通慈欣，让他们讲了几句，就因为我觉得我们熟。年底，我们这批签约作家签约期满了，评选优秀签约作家。文学院的老师和签约作家一起投票，评选两个。那几年，我创作比较勤奋，成绩也可以，有幸评上了。还评上了另外一位朋友。慈欣没有评上，大家不意外，他也不失落。我们觉得科幻和纯文学还是两个圈子。

那次慈欣告诉我，有人让他报茅盾文学奖，他没有报，他觉得自己评不上，而且报名一下要三十本书，花不少钱呢！他的话实在得可爱。我想起上一年慈欣给我寄书。他粉丝那么多，向他索要书的人一定不少，领导、老师、出版商、评论家、朋友、同学……以后绝对不能再向他要书了，想读自己去买。

那次见面很匆忙，急急忙忙投完票，吃了一顿饭，便又上了各自的战车。那时，我已经调进了省作协，但还是写材料。作协也想把慈欣调回来，但听说因为他的身份是企业编制，不能往文学院这样的事业单位调。

忙。大家都忙！

2012年，省作协在阳泉给慈欣和小岸开作品研讨会。这时慈欣的《三体》三部曲已经开始燎原，许多人托参会的朋友让他签名。吃饭时，他坐在我旁边，还是穿着那件浅色的夹克，头发不长不短贴在头皮上，说话慢条斯理，让喝酒就喝酒，也端起杯子来敬大家酒，还是哥们儿的样子。那次参会的人无论作家，还是评论家，没有一个研究科幻小说，我不知道大家的评论慈欣满意

不满意。那时，人们热衷于引用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新发现》主编严锋对他高度评价的语言：“我毫不怀疑，这个人单枪匹马，把中国科幻文学提升到了世界级的水平。”觉得他很了不起。

此后，慈欣的好消息不断传来，相继获了《当代》长篇小说年度奖、首届柔石小说奖短篇小说金奖、第九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等各种奖项，《人民文学》给他发了小辑，美国哈佛大学王德威教授发出了《乌托邦，恶托邦，异托邦——从鲁迅到刘慈欣》的评述文章，慈欣开始成为响当当的人物，从科幻界跨到了文学界，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2013年山西省作协换届时，他被选为主席团委员。

到了省作协工作，逐渐深入文坛这个圈子，我看到专业搞创作的和退休的老作家一部部往出拿作品，进一步感觉到有自由创作时间的宝贵，就会不时想起远在娘子关的慈欣。他在业余时间默默地写，默默地写，从来没有把自己看得多高、多重要，那些别人渴求的东西一样一样主动跑过来，多么不容易啊！

转眼到了2014年，距离他要获星云奖的日子一年多了，省作协召开主席团会和全委会。他是参会人员，我在会上工作。上午开完主席团会，他中午进餐厅有些晚，还是那件浅颜色夹克，背着个背包，进了餐厅，大约和大家都不太熟，便找了个无人的桌子自己坐下吃。我已经吃完饭，正准备走，看见他来又过去。慈欣从自己的包里掏出酒，他似乎总带着酒，他说自己不喝点酒，晚上就睡不着觉。

下午会上忙完，晚饭后我去找他。在他房间里聊了半天，时间不早了，怕打搅他，我要告辞。慈欣说，别回了，挤一起聊聊吧。那是一间大床房，看见能睡下我们两个大男人，我也想多向他请教请教，便没有回。

奇怪的是，那天晚上聊的什么内容一点儿也记不起来了。只记得我困了，便先睡了。慈欣不知道在电脑上还忙活着什么。我一晚上睡得非常踏实，大概是累了，也大概是感觉和他在一起非常踏实。第二天要上班，我起得比较早，慈欣还在睡着。我问他昨晚几点睡的？他说，你的呼噜真响！

我打呼噜了？我怎么忘记自己睡觉打呼噜了？！

转眼间，秋风凉，又是一年过去了。慈欣获了星云奖，我没有去祝贺他，却想起和他在一起吃喝，在他房间打呼噜的日子。也算一种别样的怀念吧！

2015年9月6日

刘慈欣《三体》获雨果奖 为亚洲首次获奖

北京时间 23 日下午 1 时许，第 73 届雨果奖在华盛顿州斯波坎会议中心正式揭晓。中国作家刘慈欣凭借科幻小说《三体》获最佳长篇故事奖，这是亚洲人首次获得雨果奖，也是中国科幻走出国门走向世界的重要一步。由于刘慈欣并未亲自前往美国参加本届世界科幻大会，作为译者的刘宇昆代表刘慈欣上台领奖。宣读《三体》获奖消息的是宇航员林格伦博士（Dr. Kjell Lindgren）。

林格伦博士（Dr. Kjell Lindgren）作为随机工程师参加第 44 期和 45 期国际空间站远征队，并在国际空间站宣读刘慈欣的《三体》获得最佳长篇故事奖。这个画面通过电子屏幕传到现场。这是世界科幻大会历史上第一次和位于地球之外的科幻社团成员进行实时沟通。

作为译者的刘宇昆代表刘慈欣上台领奖并致辞

刘宇昆表达了获奖的兴奋和期待：“翻译科幻作品很少进入美国主流

文化的视野，更不用说获得雨果奖了。与很多书一样，很多人和机构对这本书做出了重大贡献。我很期待后续部分能够继续出版。”

刘宇昆还现场朗读了刘慈欣的致辞：

晚安，女士们先生们。我很荣幸。我很高兴你们喜欢它。我读过许多雨果奖得主的作品，有些有中文版，有的则不得不去阅读原著。雨果奖是科幻界的一座灯塔，但我从没想到自己会得到这个奖。

翻译作品总是在跨越两个不同的文化和时空，而就本书而言，这座桥梁就是刘宇昆。他的译文非常好，几近完美。

刘慈欣的硬科幻小说系列《三体》三部曲（又名“地球往事”三部曲）由《三体》《黑暗森林》《死神永生》三部小说组成，被誉为迄今为止中国当代最杰出的科幻小说，是中国科幻文学的里程碑之作，将中国科幻推上了世界的高度。本次获雨果奖的是该系列的第一部《三体》（英文版）。

故事以如火如荼的“文化大革命”为背景，军方探寻外星文明的绝密计划“红岸工程”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但在按下发射键的那一刻，历经劫难的叶文洁没有意识到，她彻底改变了人类的命运。地球文明向宇宙发出的第一声啼鸣，以太阳为中心，以光速向宇宙深处飞驰……四光年外，“三体文明”正苦苦挣扎——三颗无规则运行的太阳主导下的百余次毁灭与重生逼迫他们逃离母星。而恰在此时，他们接收到了地球发来的信息。在运用超技术锁死地球人的基础科学之后，三体人庞大的宇宙舰队开始向地球进发……人类的末日悄然来临。

据悉，《三体》第二、三部已经翻译完成，第二部已于8月11号在美国亚马逊开始发售了，第三部也将在美国出版。由张

番番执导，刘慈欣担任监制，根据小说《三体》改编的同名电影也已经杀青，计划定档于2016年7月。

“不容乐观”的中国科幻文学

在凤凰文化的独家连线中，刘慈欣曾表示自己对于评选结果有一颗平常心，“和《三体》竞争的有两部作品实力都很强。另外一点，我觉得今年的雨果奖即便得了，含金量也大大减少，因为雨果奖的情况你也知道，它有两个组织刷票，《三体》在提名阶段经历的两出两进和最终入围，其实也是他们经常内部斗争的一个结果，这个雨果奖历史上还从来没有过，对雨果奖是一个很大的损害，这是很遗憾的一件事。”

在谈及中国科幻文学发展现状时，刘慈欣认为除《三体》外的科幻作品所面临的局面虽然有所突破，但仍然“不容乐观”，整体来看比多年前并没有太大的改观。“三体以外其他的整体的情况并不比多少年前好多少，作品也好，作家也好都缺乏影响力，仍然是固定在一个局限的读者圈子里，当然有一些突破就是说比如说像中国的一些科幻小说都走出国门，在《自然》杂志上也发表科幻小说，另外像夏笳、宝树其他作家的短篇、长篇也即将翻译成英语，像三体在美国产生一定的影响，这些也都是一个成果，但总的来说这种成果是局部性的，从整体来看中国科幻的市场，整体的局面和多少年前整体上并没有太大的改观。”

“含金量大大减少”的雨果奖

在全世界众多的科幻大会中，世界科幻大会无疑是规模和影

影响力最大的一个，世界最重要的科幻大奖之一的雨果奖便产生于此。雨果奖由世界科幻协会颁发，为纪念“科幻之父”雨果·根斯巴克（Hugo Gernsback），命名为雨果奖。在世界科幻界，雨果奖和星云奖被公认为最具权威与影响的两项世界性科幻大奖，堪称科幻艺术界的诺贝尔奖。今年雨果奖与往年相比，是支持者最多、投票者最多、最为国际化的一届。同时，受“小狗门”刷屏影响，最佳中篇小说、最佳超短篇小说、最佳相关作品等在内的多个奖项空缺。

凤凰文化了解到，雨果奖是一个开放的大会，这是它与星云奖最大的区别之一。它的设计机构是世界科幻协会，并没有任何常设机构，而只是给出大会和奖项的框架，供每年的主办方操作。雨果奖采用两轮投票制，所有世界科幻协会的会员都可以投票。第一轮是提名轮，每位会员可以为每个单项选择五个提名作品，每个奖项得到提名票数最多的五部作品入围第二轮。第二轮中，每位会员为每个单项的入围作品排名，根据总的得票情况决出最终的获奖作品。在本次雨果奖提名阶段，小狗门堪称最大也可能影响最深远的一个事件。两个右翼科幻组织“悲伤小狗”和“疯狂小狗”展现了出人意料的力量：通过在 twitter 上大肆造势，发布自己的榜单并鼓动粉丝投自己榜单上的作品，得以在长中短篇小说提名的十五部作品中独占十三部。

科幻大会官方公布了最佳长篇故事奖的投票数据，我们可以看到《三体》在五轮中一直处于首位，《哥布林皇帝》以 150—200 票的微弱劣势紧追不放。在最后一轮中，《三体》获得了 2649 票，最终拿下了雨果奖最佳长篇小说奖。